

佛祖統紀卷第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鑒 撰

城八

東土九祖第三之一

高祖無畏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大禪師  
二祖建初中觀北齊尊者圓悟大禪師  
三祖圓證法華南岳尊者止觀大禪師城八  
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寶覺慈慧大禪師  
五祖結集宗教章安尊者懷持大禪師  
六祖傳持教觀法華尊者圓達大禪師  
七祖傳持教觀天宮尊者全真大禪師  
八祖傳持教觀左溪尊者明覺大禪師  
九祖天台記主荆溪尊者圓通大禪師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尚何俟於言說至於當機印可則必資授受以爲傳道之儀是以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親承口訣用顯心傳之妙然則通古今簡邪正明境智辨宗用其可有遺於言說者邪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真丹此土諸師閑世之不能領乃專業講說用通

此宗而得其小者亡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心傳之妙終未有以敷暢道之將行萬生聖哲北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左爲心觀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淨六根復以授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華乃後開布塲業以名一家

作而言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約略五時開張八教總括羣籍歸宗法華竟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顯觀行之旨須明乃後述以止觀一論說已心中所行先之以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大行二十五法爲方便十乘觀法爲正修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爲天下明教之本時則有章安大禪師夙擅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授執筆載言集爲論疏以濟惠于後學而世之好爲異論者若五教三時專門偏尚雖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詣法華之宗極當知常住教義

蒲闡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葦使天台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章安旣續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譜徒七百而天官實繼其業天宮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溪獨嗣其後左溪盛席守徒更繁逮城鄰封堵門擁室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專事講說而已至荆漢之世遭罹多艱畔人竊發則金鉢義例不得不爲之致討學者異言則諸部記述不得不爲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詣後世弘贊之勲殆比隆於章安者矣尊祖重道述德記功撰東土九祖紀高祖龍樹尊者本紀在西土第十三祖中入楞伽經云註

過涅槃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厭號爲龍樹能破有無宗顯我大乘法得物歡喜地往生安養國

贊曰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輔行釋之曰智者應稱龍樹爲曾祖師若以尊上爲高則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爲高所謂功德無上謚爲高耳今家亦以龍樹爲始祖故智者指爲高祖也夫傳佛心宗紹隆道統後人等之通稱爲祖故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以祖爲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亦此義焉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荆溪功德無上

之義非同俗間曾高之稱也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姓高氏當北朝魏齊之

便東北齊文宣行佛道者第一明師多用七方師融心性相諸法無礙第二嵩師用三世本無來去第四就師多用寂心第五鑒師多用

了心能觀一如第六慧師多用踏心内外中間心不可得第七文師用覺心重觀三昧滅盡三昧無間三昧於一切法心無分別第八思師多用隨自意妄樂行第九顥師用三種止觀雖云相承而於法門改轉文師既休大論則知隋前非所承也此後補行所遺接名僧傳南岳僧並舉事三

受無爲無爲最勝最勝已所讀皆蒙隨喜是大智  
優多難可論時時本來承法師提道就歸說受法最勝者  
此授受始終不異是可論時時是前講師今著  
乘圓乘天真獨悟因閱大智度論第十三卷引大  
品云欲以道智具足道種智當學般若欲以  
道種智具足一切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智  
具足一切種智當學般若欲以一切種智斷  
煩惱及習當學般若論自問曰一心中得一  
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及習令  
云何言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以一切種  
智斷煩惱及習答曰實一切一時得此中為  
今人信般若波羅密故次第差別說欲令衆

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  
亦有初中後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  
住四緣滅又如心心數法不相應諸行及身  
業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  
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及習亦如是  
師依此文以修心觀論中三智實在一心中  
得且果既一心而得因豈前後而雙故此觀  
成時證一心三智雙亡雙照即入初住無生  
忍位師又因讀中論大智度論中說一品至四諦品偈  
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  
名中道義恍然大悟頓了諸法無非因緣所  
生而此因緣有不定有空不定空空有不二

名爲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  
師在高齊之世相輔行謂是齊高祖今詳高歡  
東魏譯是爲文宣追謚故封齊王至子洋方  
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  
如晉宋元魏也此以姓冠國號行於北齊受拜之後故號高祖文  
以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  
城人  
岳岳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聞  
書元錄九祖略傳

顯也南山傳僧逸而不載亦豈無所考邪  
蕙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  
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  
津人也南岳頤文自叙云歲在己未十一月  
當魏宣武延昌四年乙未歲也兒童時夢梵僧勸

今入道或見朋類讀法華經樂法情深得借  
本於空寂獨觀無人教授日夜悲泣復以冢  
非人居乃移託古城鑿穴棲身晝則乞食夜  
不寧寢對經流淚頂禮不休久雨濕蒸舉身  
浮腫忍心向經忽尔消滅又夢普賢乘白象  
五摩頂而去昔未識文今自然解所肇頂上

隱起肉髻年十五

魏莊帝永安二年

出家受具謝絕

人事專誦法華日唯一食不受別請所居菴

宇爲野人所焚即嬰瘡疾來求悔過其疾即愈乃再作草舍誦經如初又夢僧曰汝先受戒作法非勝安能開發正道即見四十二僧

自初住迄妙覺也此表

爲加羯磨圓滿戒法

四十二僧即四十二位

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

重輕

出清釋祖是為八關

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

南岳當獲六根清淨入園十信以故四十一  
位大士及妙覺直僧爲其加法以證之也

既寤益厲常業又嘗夢阿彌陀彌勒佛與之說法又隨彌勒同諸勝友俱會龍華感歎非常倍加精進年二十

東平孝靜天平九年

因讀妙勝定

經見讚美禪定乃徧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

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師咨受口訣授以觀

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達旦始三七日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

重輕

出清釋祖是為八關

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

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疑自解東魏武定六年

年十四

在河南兗州與衆議論爲惡比丘所毒殺死後活齊天保元年

年十六

常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觀諸大禪師

趙行諸郡是歲刺史欲送歸鄴

舊文宣

師意

欲南向即舍衆渡淮時敕國內諸禪師入臺  
供養

南生朝常因朝廷為內臺

師以方便辭避不就四年

至郢州爲刺史劉懷寶講摩訶衍義諸惡論  
師以生金藥置毒食中師命垂盡一心念數

右波羅密毒即消散五年至光州開岳寺巴

子之五百眾共刺史請誦摩訶衍般若經六

年於光州大蘇山講摩訶衍

求波羅密尤山

南

不無山北有寺名浮屠亦天師中鬼神師  
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問二山名蘇也  
魏晉時有蓋山神也其後謂摩訶衍般若經曰法華經二部盛以寶函復自述願文一篇以  
記其事願彌勒佛時身及此經一時出現廣  
化一切又云世間道俗殷勤請講或強勸令  
講者皆惡知識初似好心後即忿怒所有學  
競欲加害師普造金字般若經現無量身於

十方國講說是經今一切諸惡論師咸得信  
心住不退轉八年至南定州爲刺史講摩訶  
衍有衆惡論師競起惡心斷諸檀越不令送  
食經五十日常遣弟子乞食濟命于時復發  
願決定普造金字般若爲衆講說九年於大  
蘇山唱告諸方須造經者忽有比丘名曰僧

合自言我造經既得經首即教化境內得  
財買金於光城縣齊光寺造成大品般若及  
法華經二部盛以寶函復自述願文一篇以  
記其事願彌勒佛時身及此經一時出現廣  
化一切又云世間道俗殷勤請講或強勸令  
講者皆惡知識初似好心後即忿怒所有學



居此地因指人掘之果有僧用器皿及塗字  
之基即築臺爲衆說般若經今三  
生滅衆患無水  
師以杖卓崖虎因跑漢明以杖撞師是也上地泉乃涌出今虎跑泉  
大建元年  
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覩山有勝氣謀於衆  
曰此氣主褐衣法王彼盛則吾法衰矣乃鑿  
斷岳心釘石爲巫蠱事法見西漢志三卷注埋兵器於  
山上因詭奏曰北僧受齊慕而爲之宣帝遣  
使考驗初度石橋有兩虎號吼使者驚退次  
日復進師曰擅越前行貧道當續至越七日  
度使者尚未至始飛錫而往金陵四門皆見  
師入使者既至遂同進謁帝坐便殿見師乘

空而下梵相異常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  
士誣告罔上令案治之罪當棄市師請曰害  
人之命非貪道意乞放還山給侍僧衆亦足  
小懲帝可之敕有司冶鐵爲十四券識道士  
十四名周回其上封以敕印令隨師還山將  
行餞以殊禮稱爲大禪師思大之名蓋得於  
此初敕寓栖玄寺嘗往瓦官精舍遇雨不濕  
履泥不汚僧正慕嵩遇諸淹歎曰此神異人  
何以至此自是舉朝道俗傾心歸仰大都督  
吳明徹每親道論欲奉以犀枕未敢言師曰  
欲與枕便可明徹益大驚異師既復歸山寧  
說法如故道衆以老病告願奉田數頃充齋

積用贊老身師曰欲留田當從汝願因名留  
田莊俗呼道士所賜鐵券悉收藏之勒石記  
其事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樞師降伏  
道士鐵券記時道衆私普曰今世神通官勢  
皆所不如後五百年當生沒法中壞滅汝教  
師亦預記曰此諸道士害我無因異日著我

袈裟入我伽藍壞遺體矣人  
知色奉於山以闡成有此  
事有者三謂無造名報山  
行石十生衆迹土天復  
讓屏四塔曰可林竺莊  
此刻人畫二考章而以石  
名歐陽公私碑止以易  
不正鑄私塗乾感碑主  
少則開其荒道天人僧  
基等石地擦切聽埋名曰  
衆名龕爲勝有果於碑異  
大轉見已禮除浮三無日出  
驚報盡塔非止丈生暖道湖  
詔烏骨也便卷物廣跡士  
是今如即雷朱色院可得  
夕主貴與遷主故大尊志經  
年首金錢合此事極因必臨

百對散廟一英而盡州縣  
數記異歲然然而傑師果免後報誓。述曰南岳至此七  
足已彰南岳攝物之功也。由符先  
順世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塞  
心乃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念佛  
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  
供給如無此人吾當遠去竟無答者即屏衆  
斂念將入寂弟子靈辯不覺號哭師訶之曰  
惡魔出去衆聖相迎方論受生處何驚吾邪  
即端坐唱佛來迎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香  
滿室時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壽六十三  
夏四十九初在大蘇以法付顥師後常代齋

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  
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  
昔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旣身證不  
必有疑顴師問所證是十地邪曰吾一生望  
入銅輪圓住以領徒太早損己益它但居鐵  
輪耳師摸六根清淨即四十信別三十師身  
心華嚴十地行覺路鐵輪他也  
相挺特耳有重輪頂有肉髻步行象步不倚  
不斜平昔禦寒唯一艾納法華經納衣在空  
衣謂以受五種菩薩以爲本也俗作衲字失其義繒綴之屬一切不受  
所居之處靈瑞重沓供物嚴備瓶水自滿有  
諸天童以爲侍衛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  
異香奇迹不可勝紀常示衆曰道源不遠性

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它覓覓即不得得亦  
非真又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見  
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  
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  
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可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  
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  
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  
不會所著述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出四十  
二字門無諍行門大乘止觀各二卷釋論玄  
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各一卷  
雜出南岳頤大師法記

得壁雲詣公令人謂思財曰向不下山教化衆生可化今考南岳顥文自序誕生之年當時年五十四歲公已至陳光大二年始至南岳當有此達問今西別有一師良人誤傳島

贊曰南岳以所奉址帝一心三觀之道傳天台其爲功業歟大無以尚矣故章安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行深伊洛舊名行見又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明傳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荆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觀止竟可不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智顥字德安姓陳氏世爲領川人晉朝避亂止于荊州之華容今江陵府父起祖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封益陽侯母徐氏夢香煙五采紫迴入懷又嘗夢吞白鼠因覺體重小者曰白鼠者龍所化也誕靈之夕神先發屋梁武大同四年戊午鄰人望之以爲火至城八則知其生于衆咸驚異内外胥說欲陳器俎以爲慶席火滅湯冷爲事不成且有二僧扣門曰此兒道德所鍾必當出家言訖而隱賈辟童子有古帝者之相父母每藏護之眉分八采帝王世紀堯十四目耀童顏賈辟童子有古帝者之相父母每藏護之不令人見在繩櫈中臥即合掌坐必爾

歡喜往伽藍蒙僧口授普門品一編成誦年  
十七值梁元帝江陵失守元帝初封湘東王  
武帝第七子簡文  
江陵三年九月貞  
景所害王遂即位  
江陵七年上七別傳作十  
歲五歲西推之應  
於其處得金佛一身光相有梵書云阿育王造  
乃迎置長沙寺即今言長沙佛傳也寺在江陵城北  
舊以為潭州長沙者誤天人咸道

傳士長沙寺在荆北岸此言亦同  
夜夢瑞像授金色手從窓而入三摩其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求出家二  
親愛之不獲見許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當  
拜佛時恍焉如夢見高山臨海山頂有僧舉  
手招之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入伽藍見所  
造像在焉即悲泣自陳願學得三世佛法對

千部論師說之無疑用報四事恩惠僧後指  
像謂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是年父母相繼  
傾喪舊荆州呼師欲避方母曰父母甘旨營  
為油今茅德村油河尚存其名操比兩大不化  
日官是前宋家父母未許時事今附見之  
年十八辭兄求去梁敬帝紹泰元年也  
兄即中兵參軍陳鍾時王琳守湘州  
過往從之琳以陳侯故舊即資給法  
城  
具休本郡果願寺舅氏法緒出家輔行云懷士  
氏出梁太平二年也是年初  
二十進受具戒九月得位於陳武帝初  
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復詣大賢山衡州譜  
法華無量義普賢觀歷涉二旬誦通三部進  
修方等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莊嚴而諸經  
像縱橫紛雜此來諸身在高座足躡繩牀

譚法華手正經像此表以法華音意既精別溥難使一歸於正既精  
通律藏常樂轉行作乾明者揮悅快快湘東舊時年二十三時思揮師止圖無足可問陳  
文帝天嘉元年歲時年二十三時思揮師止兗州大蘇山即往頂拜思師曰昔日靈山同  
驅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  
爲說四安樂行南岳著失樂行義久亡其本古歲時以示圓辟其後北舉與晚石芝始摸開板流布於世四明行皎遊方至南岳得之  
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  
所發持者初老子正音五品百千萬德碑品也切矣旋陀羅尼也凡登住爲真者十信易方便全言前  
證白師南岳更爲開演凡自心所悟及從師  
答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歎曰非汝弗  
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  
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

臨幽谷日正午也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  
證白師南岳更爲開演凡自心所悟及從師  
答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歎曰非汝弗  
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  
所發持者初老子正音五品百千萬德碑品也切矣旋陀羅尼也凡登住爲真者十信易方便全言前  
證白師南岳更爲開演凡自心所悟及從師  
答受四夜加進功逾百年南岳歎曰非汝弗  
證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前方便也  
達諸法相如長風之遊太虛將

文字之師子羣萬眾尋法之辯不可寫矣當  
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有慧邈禪師謂門人  
曰我所數弘真師子吼它人之說是野下鳴  
師引經覈問邈為之屈夜夢三層樓閣已坐  
上邈立下一人怒目謂曰何忽邈邪何疑法  
邪宜當問我城<sup>十三</sup>師設難數問怒人結舌師因識

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南岳造金字般  
若命師代講唯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答審  
餘悉自裁南岳手持如意臨席讚之曰可謂  
法付法臣法王無事復謂師曰吾父羨南岳  
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當傳燈化物莫作  
最後斷種人也最<sup>最後</sup>法<sup>也</sup>師既奉訓不獲從柱

南岳以陳光大元年信法喜等二十七人初  
至金陵此金陵<sup>廢帝時</sup>有法濟者自於禪學  
地動知僧銓練無常此何禪也攝山在建康  
龍寺跡無常文出碑松垂經有三十六韻  
門於地水大風入空觀奈次第當證四果答  
曰邊定不深邪乘闍入若取若說定壞無礙

濟驚起謝曰老僧嘗得此定向靈曜則公說  
因此未失已而朝野聞風咸來請益大建元  
年陳宣儀同沈君理請居瓦官昌黎寺以宋  
門基力建寺因名在西江號屏<sup>元</sup>開法華經題帝敕停朝  
一日今羣臣往聽時僕射徐陵光祿王固侍  
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俱與陪隨

同聞妙旨仍於一夏開釋大義時白馬敬詔定林法歲禪衆智今奉誠法安皆金陵上匠咸盡北面之敬師自此常與衆講大智度論說次第禪門法傳弘記三十卷章安治定又爲毛喜出六妙門即摩訶室密漸次止觀也八載七年謝遣門人曰吾初年共坐者四十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得法者不滿十人其後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吾聞天台幽勝昔人見稱將息緣茲嶺以展平生之志夏四月宣帝敕留訓物徐陵泣勸勿往師勉留度夏秋九月遂入天台竹木銅鐵此年三十八歲嘗宿石橋見一老僧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用

以仰給三國成一三國謂南朝陳北朝齊也成一者隋也當有大勢力造此寺指太子寺王也寺若成國即清時三方鼎峙雖聞此言何由成寺既出谷見佛隴南峯百尋序遊山者多見佛像故得此名即裏回留着此山先是神僧定光菴居三十載師至光謂之曰頗憶招手相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光曰此犍稚集僧得住之相續音度北此二竹木銅鐵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山銀地汝宜居焉乃於此峯創立伽藍植松引流究若昔夢寺北別峯名華頂獨往頭陀忽於後夜大風雷震懾魅千羣狀極可畏安心空寂自然退散復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

哽流涕深念實相體達本無尋復消殞強輶  
二緣所不能動此皆天子魔所為之狀此土  
諸師俱行火有能降天子魔者  
明星出時見一神僧謂之曰制敵勝怨乃  
可爲勇此二字淨名經出復爲說法師問曰大聖所  
說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  
一寶語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以後  
自行養人吾皆影響八年師安居佛隴藏偶  
失糧衆皆隨意去住師與慧綽種苜拾象  
豆脚胡麻也象印者安貧無戚九年二月帝下  
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  
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天台在六胡情名始豐湖徒弔反就賦也兩戶民用給薪水於是衆復來

集十年五月左僕射徐陵以禪師創寺啓于  
朝賜號修禪高吉毛喜題集今名大慈陳郡袁子雄新野  
庾崇二人登山值講淨名即專心齋戒連辰  
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映徹山陰曲澗跨  
以虹橋梵僧數十皆手擎香鑑登橋入堂雄  
以告崇崇稱不見雄因發心改造講堂天台瀕

城八

十四

海民業漁捕師以身衣勸人贖籠一所爲放  
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詡請講光明經漁者  
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築梁六十三所三  
百餘里俱成法池詡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  
伏法遙想禪師冀垂一救夜夢羣魚巨億吐  
沫相濡明旦有詔特原詡罪計向兒福是字

師講經竟乘舟出海口望芙蓉山巒峯峭聳橫石孤垂師曰昔夢遊海上正似於此一日見瑞雲五采狀如月暉遙蓋寺上羣雀噏噏飛集欄宇師曰江魚化爲黃雀來謝恩耳至德元年陳少上敕國子祭酒徐孝克樹碑爲銘以贊功德文載百錄二年永陽王伯智少主從弟出鎮東陽傳作興越者一路之總稱耳致書三請師遂往赴躬行方等盡講菩薩主與子諶家人咸稟淨戒少主問羣臣曰令之釋門誰爲名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禪德高邁永陽王親承北面願陞下詔還京都宣弘大法三年正月前後三遣敕使並辭以疾三教具百錄三月更敕州郡爲之勸

請時大師有敕東陽文王勸師曰主上虛已思敬願師時往若一言有益則四生永賴師不得已遂行既届金陵暫安靈曜四月詔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及仁王般若經題還寺就講時百座居左諸高座法師也五等在右五爵公也慧恆音慧曠慧慧曠慧贊慧辯皆奉敕難問天子臨筵

十五

聽法百僚莫不盡敬時僧尼類多無業朝議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師諫之曰調達口誦萬言未免淪墮此者蓋大機設化而大師報應也詔得六萬法衆獲四果此大機設化而大師報應也大師報應得六萬法衆開心闢得大機設化而大師報應得六萬法衆演篤論爲道豈閑多誦少主大說即停

授簡師以靈曜偏  
陞欲更求間靜忽夢一人  
翼從嚴整自稱冠達請住三橋師曰冠達乃  
梁武法名三橋即光宅所在少主聞之即迎  
師居之後下詔曰國家舊講仁王一年兩集  
仰屈於太極殿再演此經是月帝幸光宅寺  
舍身大施聽講仁王躬禮三拜皇后沈氏詣  
立法名師答以湧慧四年正月皇太子請擇  
菩薩戒自太子已下咸奉戒法南史名深百  
潤恐因受戒遂改此名禎明元年於光宅講法華經時  
章安預聽次金陵六十九於齊丘塔附二年正  
月隋伐陳國破江南皆歸於隋師以時方  
喪亂遂杖策荆湘之狀今扶輿東者杖杖也

漢郡禹故策追光武荆  
州為湖北湘州為湖南路次益城全江州地名溢濟  
荅老僧謂曰陶侃瑞像敬屈守護及往憩廬  
山見未遠二師圖像方悟其靈俄而潯陽反  
叛印江也之驗昌黎侯刺廢川流上得金像丈殊道武  
還本寺遠涉寺遼州欲良偉行船沒遲  
向步折之然林熟空而至隋開皇十年正  
月是年南北歸一方為正統文帝下詔曰皇帝敬問光宅  
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惟重往者周武毀棄佛  
法朕曾發心立願必許設持及受命於天遂  
即興復師已離世網修己化人必希獎進僧  
倫用光大道言光定名存舊稱也時秦孝王出鎮揚州  
秦王之氣大帝子晉王弟李巡曰致書延屈

師謂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屢旬  
大風祆賊競發水陸俱阻竟不成行于一年晉  
王代爲總管晉王  
揚州治  
泰  
王遣使奉迎師曰  
我與晉王深有緣契即東衣順流不日而至  
王製文請授菩薩戒師三辭不免乃立四願  
一者雖好禪學行不稱法願勿以禪法見欺

十六

二者身闇庠序口拙喧涼願不責其規矩三  
者爲法傳燈願勿嫌其去就四者若丘壑念  
起願放飲啄以終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  
贈王方希淨戒遂允其願以是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於總管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  
法師謂王曰大王紓蓬聖禁可名總持王贊

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受成後諸  
弟子皆稱授戒旣畢出居城外禪衆寺即欲西上  
王固請留師曰先有明約豈當相違王乃遣  
柳願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  
別十二年二月師奉書於王請爲東林峯頂  
兩寺棲越王復書許之三月師將啓行王復  
致書請就攝山安度夏師不許王命有司  
具裝發遣師遂至止廬山七月王遣使往廬  
山參省八月師往衡山營建功德酬師恩也  
十一月王遣書往潭州奉迎十二月師至荆  
州旋鄉答地在隋置荆門朱  
縣分置荆門軍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此  
創立精舍及重修十住寺

遭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餘人初至當陽望沮津山色堆藍欲卜清溪以爲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婆娑偃蓋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趺坐入定一日天地晦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長十餘丈張口內向陰魔列陳砲矢如雨經成入

十七日了無懼色師聞之曰汝所爲者生死衆業會著餘福不自悲悔言訖衆妖俱滅其子平於章卿斯之唐書明生侍中與其孫孫播祖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以須其成師旣出定見湫潭千文化爲平陸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師領衆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開法願洗心易念求受戒永爲菩提之本師即秉鑑授以五戒於是神之感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寧相違有志不遂死漢末紛亂九州瓦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予爲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禮莫不肅敬智者上王

東開神異故書王答書有云當陽建寺傳略不  
及開王事殊所未曉若謂之無所開則華頂安詳  
事述建令神廣當於當時有所遠近邪今並明此  
五泉碑以備其用彰吾祖之聖德若此存王操氏怪  
君別傳叔事之際尚多詳解今並明此

十三年二月晉王入朝

風雨交集民衆大喜歌詠滿道荊州總管王  
積入山致拜戰汗不已退謂人曰吾屢經軍  
陳臨危更勇未嘗如今日之怖懼隋書王世  
州總管謀又被誅七月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八  
月荊州弟子陳子秀致跋請講法華十四年  
夏四月於玉泉說摩訶止觀一夏敷揚二時

城八

十六

時

說法華玄義章安云次在江陵五月遣智遠  
奉書晉王上玉泉伽藍圖是山并求撰衡禪師碑  
因獻萬春樹皮架裟梁武帝時外園所貢王答曰奉旨  
於當陽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辨此二句正古閻王達即當具奏嘉號時自春徂夏天旱不  
雨百姓咸謂龍怒師至水發之源口呪手揮

慈雲此早晚兩講之明據是年過岳州刺史王宣武請  
授大乘戒法學士曇捷請講金光明其俗專  
業殺捕及聞法感化於是一郡五縣一千餘  
所咸舍殺業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  
鎮遣使奉迎師乘流東下止揚州禪衆寺六月  
王奉書求學禪慧其辭曰戒爲基址昔年復

受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未知可開化否師  
復書以本懷夙在天台舊居禪定一門懼乖  
深寄更回神慮別俟勝賢後三日王復書云  
智者昔在陳朝瓦官大集榮公先被折角兩  
角兩瘦者彭城實達切實瘦至梁朝人稱其  
瓊鏡襯交綏小莊嚴寺慧榮答難陸員如折其角漢書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而下鏡也戰則兩馬相觸今兩瓊與  
者議論境交綏便往左傳交城而退前往荊州舊學名僧莫  
不歸服非禪不智驗平金口止觀引經云非  
禪弟子即日而不休請如彼彌勒令當問誰法華經亦作是念令者世尊現神丈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令當問誰能答者云云  
七月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是月師以  
荊州立玉泉及所修十住寺請王為檀越王

即賜書達荊州總管嘗令檢校復致書勸籠霞庶獲咨決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  
台之路幸輕前懷師復書曰接霞咫尺非關  
本誓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故每屬弟子一旦  
無常願歸骨於天台昔願創伽藍故欲遣修  
葺方乞寺名屈作接越王答皆許之八月蔣

山接霞寺沙門保恭奉納本寺田園請師來  
居不赴九月王迎師入城既入謁懇辭東歸  
王不敢留遂行吳越之民掃巷以迎沿道令  
牧施華交俟寺久荒蕪已十二載人蹤斷絕  
竹木成林將至半塗一僧雪頂駐錫當路邊  
迹即沒咸謂聖賢之見迎師雅好林泉貞妙

吟詠故去声所共上声嘗遊行而歎曰靜夜深山澄神自照豈不樂乎十七年四月立御衆制法十條付知堂上座慧諫見百是月王遣使入山參問期以今秋迎觀江都八月會稽嘉祥寺沙門吉藏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嘗於一夜皎月映牀獨坐說法如人問難侍者智晞明旦啓曰未審夜來見何因緣師曰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見梵僧謂我曰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偈助如風三事備矣化道乃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授用將畫傳助亦息故相告耳又見南岳共喜禪師令吾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

三智最初面受說竟謂我曰它方華蓋處是國名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聽諾此死相現也吾憶少時之夢當終此地所以每欣歸山今奉冥告勢必不久吾終後當藏龕於西南峯累石周龕植松覆坎立二白塔使見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曰高行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敢狂子可悲乃口授觀心論隨語疏成十月王遣使入山奉迎師即日散施什物以與貧乏標栽山下以擬殿堂狀言也畫作圓形以爲模式誠其徒曰後若造寺一用此法或疑山澗險崎何能成寺師曰此非小緣乃是王家所辦辨無不測

其旨次日隨使出山行次石城乃稱有疾謂  
智越曰大王欲使語來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  
不須前進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  
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衣鉢道具一分奉  
弥勒一分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臥專念  
弥陀觀音及般若名晉王聞師在疾遣醫往  
城八  
治或請進藥師曰能遺病留殘年半病不與  
身合藥何能遺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暉  
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又請進  
齋師曰非但步影爲齊遇日影不能無緣無觀  
即真齊也無所緣無能觀十一月二十一日  
造發願文言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鄧縣阿育

王塔寺剡縣十丈彌勒三處尊儀用表三世  
頽毀剥壞頽更莊嚴付爲後人使經營修立  
是日口授遺書并手書四十六字自此四十  
六字觀身  
其書略云蓮華香鑪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  
以仰別願德香遠聞長保如意也及以造寺  
圖式并石像發願文悉用仰囑書畢命淨掃

室內空三衣鉢今侍者唱二部經爲最後聞思  
聽法華竟贊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曠  
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  
自明了餘人所不能見輒斤絕絃於今日矣  
那人無外伯子  
地無並見莊子  
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草相現能

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慧薰修行道力故實不唐捐當唱經時吳郡侍官張達等五人見石佛倍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唱經竟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密一一法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池若能於病

城八

王一

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涅槃經商行寄金請今我最後策觀談玄凡言策及今東觀皆標策今之義最後善寂吾今當入善入寂智朗請汝等賴種善根問它功德如盲問乳告實何益吾今當爲破除汝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

為它捐已祇五品耳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三昧是汝明導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爲親傳通佛燈是爲眷屬又誠維那曰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俊聲磬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

為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實此月二十四日未時也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安坐在外經歷十日道俗奔赴號泣遙拜入龕之後流汗偏身將昇歸佛灑連雨不休弟子呪願乞加神力纔舉禪龕應時開霧乃於寺西南峯起墳奉藏從先囑也傳法弟子三十二人得法

自行者不可稱數

集蕭禪林寺碑得門首千數得深心者三十二人

師造寺三十六所嘗曰予所造寺樓霞靈巖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絕也又造大藏十五函旃檀金銅畫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人師於三十年唯著一納非冬夏未嘗釋體有所受施一果一縷悉以入衆凡所弘通不遺章疏安無礙辯契理符文有大機感乃祖著述爲晉王著淨名義疏二十八卷爲毛喜著六妙門爲兄陳誠著小止觀爲學徒著覺意三昧法華三昧行儀各一卷法界次第三卷已上常在高座云若說次第禪門一年一編若著章疏可五十卷集禪師私記爲三十卷章安於文為

卷十五 若說法華玄義圓頓止觀半年各一編

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當時講授章安一闡述以爲疏十八年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揚州王遣使答遺旨以不獲親承義疏爲之悔恨所囑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

城八

王二

蓮指畫吳郡鄧境剝邑三處像塔及智者臥疾處亦當嚴飾復遣使至佛隴建千僧法會王初覽遺書對淨名疏而立願曰昔親奉師顏未能答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解願示神通夜夢羣僧集閣王自說義見智者飛空而至寫七寶珊瑚於閣還復飛去四

月十六日佛隴僧衆方就坐禪上座道修見智者常服按行堂內少時方出上座驚起瞻拜衆共悲歎十一月王遣典籤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衆齋二十年立晉王爲皇太子仁壽元年正月永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特至龕所旋遶千拜一夕龕戶自開光照林木一寺奔馳衆共瞻禮十月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智璪奉啓入京稱賀并謝造寺新成王既鼎創藍宇即登春宮此皇太子寺基是也王旣爲寺擅越王弘實任經理此王家造寺是也陳齊俱滅隋方代周此三國成一是也寺成乞名即從先記此呼爲圓

清是也神僧之言至此俱驗十二月皇太子遣散騎侍郎張乾咸送灌頂還山設千僧齋及爲文致敬墳龕開視舍利見靈體不動如在定中四年七月皇太子登位十一月寺遣僧使智璪奉啓稱賀煬帝大業元年九月車駕巡幸至揚州寺遣智璪詣行在所十月引城八十三對大牙殿賜坐宣敕云師等並是行道之衆勿容比僧及私度出家冒死相替璪對曰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有常制不敢容外客及私度代死又敕云師還寺可更開靈龕必當大異弟子欲爲先師造碑當有行狀璪對曰先師靈異非一灌頂錄成一卷當即貢

上帝敕祕書監柳顧言曰朕欲爲智者製碑  
非御文不得朕心碑成敕於寺刻石其要云  
約仁王璵珞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敎述其本  
宗云帝敕揚州五十僧立天台寺名一表爲  
禪門一表爲五淨居僧使智璪進曰昔陳朝  
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智者夢其靈曰今欲  
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當有大力勢人  
爲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爲國清寺帝  
曰此先師之靈瑞即用爲名遂取大牙殿榜  
以雌黃大篆書之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入山  
奉安寺額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忌辰度四十  
九僧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

觀則數溢一人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  
日午後使人同大衆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  
而已使者反命帝謂羣臣曰智者是朕戒師  
先多靈異朕於仁壽元年令張乾威往視龕  
室儼然今虛正方往則靈體不可復見既從  
變化得道非虛天鄉寺沙門慧延昔遊光宅  
曾霑法潤忽聞遷化感咽無已欲知智者生  
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冥示潛思屢旬忽夢智  
者從觀音西來顧謂之曰疑心遣否邑人馬  
紹宗刈稻百束以供寺衆執役勞疾心念求  
護夜夢智者趺坐牀上焚香如霧尉紹宗曰  
家貧能施何疑無福時兄及妻母同夕感夢

香氣屢日又張造者年邁足蹠登龕拜祝曰  
早蒙香火願來世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  
以彈指造再請曰願重賜神應即聞如初老  
婦俞氏年九十患一腳短凡十八年專往龕  
所殷勤設齋即覺短腳還申步履平正荊州  
玉泉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像還至江津

城八

二十四

像身流汗拭已更出識者謂師也身不異於  
此也錢忠懿王時申請於朝追謚法空寶覺  
尊者當時周世宗朝本朝寧宗慶元三年以荆門請  
加謚靈慧大禪師雜出百錄別傳  
碑記南史高僧傳  
王柯堂記

暢惟在法華自阿難結習之後天親作論  
雖曰通經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略而已  
至於斯經大事教化始終則晦而朱明暨  
羅什翻譯東傳此土造疏消釋者異論非  
一惟我智者靈山親承大蘇證悟發揮妙  
旨幽贊上乘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  
而又能以十章宣演明靜法門於是解行  
俱陳義觀兼舉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  
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豈震旦人師  
所能跂及六又設問曰輔行引九師相承  
謂北齊已前非令所承且北齊既用覺心  
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冤但是一轍

耳將非智者斥於北齊邪答妙玄開演法華十妙尚云莫以中論相比又云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蓋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之妙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若無生宗旨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稟南岳師資相承宛如宿契六又曰天台所談三歸

六五末

三觀出乎仁王及瓔珞經三智三德本乎涅槃大品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論爲指南六

贊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偏弘唯任己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提出諸賢演演

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之談衆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當時猶夫稟散小王妄自尊大佛法置稟中各分位以爲諸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備諸功德以爲續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遂光

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紀爲萬世法至於盛破光宅則餘者望風徧難四宗則它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爲此大業者哉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佛祖統紀卷第六

城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